國朝名臣錄

外四

竹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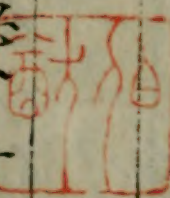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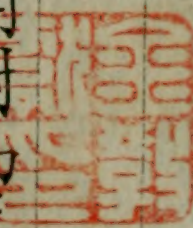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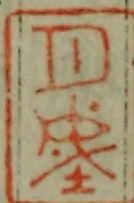
卷之七

宋寅 頤菴 文端 礪城尉　徐起 孤青
李至男 永膺　金謹恭 惕菴
鄭之雲 秋巒　閔純 杏村
韓脩 石峯　朴民獻 瑟僩齋
南彥經 東岡　朴枝華 守菴

卷之八

金宇顒 東岡　吳健 德溪
崔永慶 守愚堂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七

宋寅 文端公

字明仲號頤菴軼之孫 中宗朝駙馬正德丁丑生丙戌尚貞順翁主封礪城尉 宣朝甲申卒年六十八

公天資明粹體質端重當禁臠之選德器大成及就館視榮貴若浼已實禮師友日以講習爲業遂大究六籍諸子之奧而於說禮尤情慱操存踐履而造於純熟餘力遊藝而至於溟妙其詩文閒靖雅婉絶去浮靡奇僻之態其書法方正嚴密自有清明秀潤 非道義充積之

發也居家事親竭誠盡歡及歿致哀盡禮幾至毀滅既
早喪妣事繼母極嚴愛母不知非己出祭祀之禮情文
並至其所定儀節世多傳法之友睦親戚先惸獨而急
患難雖窮閻陋巷源源造訪不與人交不問貴賤皆款
曲禮賢下士持謙折節人有一善一藝愛賞推奬如或
不及性好淡泊頗事修養常被鹿皮裘亦自號鹿皮翁
朝夕往往屏內食蓋恐養習膏腴不堪喪制也燕寢不
以鍮銅爲溲器蓋恐異時或鎔作飮食器也雖於儀章
不顯致美冠帶服飾悉遵華制焉
公好遊佳山水乘閒命駕盡域中奇異之觀中年作亭於

漢濱扁以水月其志也日邀騷人韻士觴咏偕樂於是
水月之勝擅一國矣雖循循於繩約之内而風流才伎
亦自超邁每當公私賓燕儀釆照暎談諧間發衆坐咸
屬耳目嘗侍 明廟内宴 上擧觴曰盍爲雅唱公即
以祝釐之意作短歌歌之 上大悅 並澤堂李植撰行狀
時有戚里喜事貪權責人以己所不能爲者故嫉之者多
公因其求訪戒之曰外朝之臣自當持清議任怨敢言
言不用行不合則奉身而退而吾與君則處地絕異旣
不可遠離 輦下自内有私賜與則自我不得不有私
進獻宮中有事則妻女子婦亦當承 命入見此豈外

朝臣子之所擬者乎大凡人情雖不要寵亦不欲得罪是以不能無苟順上旨者故雖自謂簡嚴之人而宮女輩有請則僅能游辭彌縫而終不能據理嚴斥已所以自持者不免皮歠而反以繩墨責人怨安得不生且歷代帝王雖不能不以權與人而權之所在忌心必崩戚聯天家者唯當奉公守法一心王室持身無愧而已古人云怨可避不可結怨多則謗多謗多則禍至自古貴游之家多不得保全者皆由於怨多也公私見聞

當世碩儒如退陶南冥東洲北窓栗谷牛溪諸先王咸敬重之談經講禮多所折衷又與柳眉巖希春子訓一時

文章翰墨之彥皆推遜其長盧蘇齋常欲破格處以宗
伯文衡之任而竟不果士論至今嗟惜 宣廟特加恩
禮常有所質問他儀賓莫望焉
賜第不戒於火 宣廟將令有司重建以公力辭只賜其
工費公別營外墅以彰 上賜仍獻第基以謝曰此非
國地非賤臣所世有也 宣廟嘉歎賜賚加厚焉
所著詩文甚富而佚兵火只一卷行世其筆跡則散在金
石世多傳玩嘗自言吾所書 康陵誌文最是着意筆
他書皆不及墨本今不傳惜哉 並行狀
公 中廟駙馬也能文善書尊賢好士一時名流皆愛重

之先生亦待以端士不以王門豪客視之丙寅先生赴呂時重尋蕩春臺頤菴設依幙于藏義門內邀先生經過先生曰白面都尉敢招黃髮先生耶終不見云師友德川

錄

徐起

字待可號孤青利川人履素齋門人嘉靖癸未生萬
曆辛卯卒年六十九

七歲學于里中書堂書堂將罷公作詩呈于師曰書堂長
勿毁使我讀聖賢師歎賞知其非凡兒也十歲母病垂
絶断指和藥以進無復甦稍長益力學百家衆技之説
無不涉獵尤慕禪學二十餘遇土亭始知吾道之正盡
棄其學而從之與土亭周游四方無遠不到登漢挐山
而還土亭令就學于履素齋之門受大學中庸三年始
返于鄉

公歎鄕風鄙惡欲行呂氏鄕約作講信堂里中惡少潜火其室遂挈妻子入智異山紅雲洞人跡所罕到處結廬力田以供朝夕猶不繼秋夏之交責山梨以充飢講學不輟遠方之人聞風負笈各作書堂于其側與及隣寺

公恐緇流生怨居四年罷出又卜于公州雞龍山孤青峯下孔巖之洞家焉州之士莫不敬畏而尊師之來者日益衆

諸生謀曰今國家表章性理之學凡先正舊所講習之地悉立祠院湖嶺最盛而吾州獨闕焉豈非耻乎幸公來居于吾土吾儕日遊于門下而親炙焉葺前日卑陋之

習公之賜大矣盍亦建屋於以爲平日摳衣之所於是
告于州伯作書院州伯亦出財以助之不日而成公日
至院諄諄教誨必以誠公於字義反覆推明開示學者
所從徑途居是前後十八年沉潛經史訢然樂而忘食
未嘗以外物營其懷末年所得益高明並朴守菴枝華撰墓碣
公州有孔巖精舍良人徐起者嘗學於李仲虎學博而行
全傷人就學者或中生進多有易敎之士重峯集
徐起其爲人比之於二人海上漁人徐致武則不及然頗能文恬
靜自守決非谷流云白沙集
孤青峯之下一名區曰孔巖徐氏始居之其名曰起以其

居是山自號孤青博學守志行義於其中州之士與遠近學者爭奔走焉遂作講堂於潭下曰博學堂翼以兩序東曰進修西曰踐履(孔巖書院記)

徐起本賤人守菴(朴枝華)之友也博學爲文章四方士爭師之人入南岳燕谷山寺後老出山山以壽終湖西之人立徐孤青祠堂守菴銘其墓曰嘻待可生于東劬墳典賁厥躬一片石誌幽宮江有月山有楓(許眉叟穆撰孤青遺事)

李至男

字端禮延安人履素齋門人嘉靖己丑生　宣廟朝以學行薦除昭格署叅奉丁丑卒四十九學者稱為永膺先生

公生六歲讀小學自知力行一門謂之孝兒十五六已有志古人之學出入先生長者之門講明伊洛之書其問答皆有劄錄

掌令公論事左遷為淳昌郡守公從之河西金先生適在郡境公執贄稟學金先生亟稱許之命字作說指示門路且贈以詩曰期待殊非淺工夫愼莫徐後又從履素

齋李先生研精舊學益致深造之功其所自得者愈多

丁未掌令公自淳昌謫配舒川因病不起公千里奔哭勺

水不入口攀柩在路夜伏轝傍號哭不絶時當冱寒

凍雪盈衣黨禍之餘親舊無相救者公若身竭力至親

負土石以營葬焉廬於墓側日再上塚涕流所莚莎草

爲之枯朝夕奠饌必躬自爲之不任廚人比三不少怠

公家貧親老不免隨衆學擧子業而亦不屑屑於得失有

一權貴當國威福己出公對策 殿庭極言專權濁亂

之狀考官驚歎而畏其人不敢取又於謁聖試士時刻

旣過有欲爲公私換追呈者公非不從其自守之正如

此

宣祖五年令中外擧學行之士鄕里以公首薦僉曰李至

男全德之士不可以一善名於世遂以操心正直學門

精通爲薦目云竝行狀

除昭格署叅奉時祀禮廢弛公曰太一齋醮雖非禮之禮

精禋不慤有司職耳整勅祀事無不肅敬居官嚴正一

毫非其義不爲吏僕私相戒曰毋爲不義負公也眉叟許穆

撰墓碣

毋安夫人早罹家禍心恙煩惱體常不平公非有大故不

敢去側或與諸子講論於前經史古今之說無所不及

夫人聽之亹亹爲之忘憂及其晩年衰病沉綿有時頻
劇公日夕憂遑衣不解帶丁丑夏夫人患痢幾殆公爲
嘗糞味甜滑極憂之卽沐浴頫顙號泣於天請以身代
是夜夫人夢見神人自天而降曰汝兒至誠動天已許
自代矣因忽不見自此證漸歇得平復
公疏通明敏天分甚高自祥愷悌端方篤實容貌辭氣舒
遲閒雅雖急遽造次之間不失常道家庭嚴肅內外井
井待親戚必盡恩愛交朋友必盡誠信雅尚儉素不樂
紛華常着草笠蓮子纓布衣錦帶朝夕自奉唯喫菜羹
一室蕭然畜書千卷而已每日晨謁家廟朔望必參出

告反面一如事生得新物不薦不敢嘗遇忌日不接賓客終日銜恤如初喪國忌則無遠近不聽樂不設肉國恤則雖后妃之喪食素致哀必限卒哭天性然也

公律己處家接人應物一以古訓爲則若涉一毫非禮其心歉然終日不樂嘗於朝廷大禮臨着朝服偶喪其履倉卒以靴子就列退而內訟若無所容仍曰縱不爲御史所劾獨不可自贖乎即以木端送本署爲公用惟其自治之嚴如此故其平生行事光明峻潔未有不可向人言者

公教子以忠信不欺爲本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其言簡易

明白使人易曉嘗送長子基稷從師受業而書朱文公
授長子受之書以贈之且題其後曰我之所欲言於汝
之所當聞於我皆無過於此汝宜服膺而勿失也又曰
學者於義利公私之際須着意明辨不容少差庶得此
關方有進步處又曰心不專一則臨事憒〻讀書窮理
必無自得之理又曰爲學須以至誠爲本若不誠實無
此事物如水無源如何進云

公平居昧爽而起整其衣冠端拱靜坐肩背竦直如泥塑
人其學以反躬切己爲主精思力踐專用心於内讀書
日有程〻虛心平氣反覆玩索令其義理浹洽於中其

得意處輒欣然忘寢食嘗取周程張朱司馬康節之書撮其要作爲一篇名曰居閑要覽朝夕觀省焉(並行狀)

公嘗曰學者不事講讀徒交結爲朋妄論是非終不失其身者鮮矣

男基禹旣許婚於許氏而其家衰敗有連姻家意必變改有欲言者公曰吾旣有約於許氏不可以衰敗故相負也人愈賢之

公一生韜晦不樂交遊不喜著書無從考其造詣淺深而卽其言行蓋已知內外賓主之分一切利害有不足以利其心矣(並墓碣)

長子基稷字伯生襟懷冲澹風儀灑落望之塵埃中人自在㓜稚不好嬉遊灑掃應對無違父母之訓一以小學爲法稍長勵志篤學嘗謂學者須以立志爲先不可不遠且大一毫不及古人便是自暴自棄每讀書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語三復歎息以自警又以獨行不愧影獨宿不愧衾爲書伸紙戒又以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揭之壁恒加惕念祖母嘗久病稷等隨二親之後藥餌飮食盡誠竭力夫人喜曰吾有孝子又有孝孫吾病雖久吾心安焉及公疾病稷等拜醫求藥祝天禱神請以身代至於大故水漿不入口者四日

哭不絶聲絶而復蘇成服而出拜賓叫號吊者無不變容流涕既葬居倚廬晝不脱絰夜不解衣不與人坐不與人語時祖母及母皆老毁疾劇殆不可支醫藥供養湯劑烹飪不委之僮僕每月出墳庵日再上塚自掃塋域哭必移晷雨雪不廢朝夕溢粥不用鹽菜長老據禮勸食持以號泣咽不能下諸公相與抆淚而歸不能强也數月之間頭髮盡白如着霜雪拜伏之泣血淚沾漬席爲之腐亦翌年春朝哭几筵忽氣塞而下神更清茂呼其弟握手以訣曰我之不孝不能勝喪命矣夫承家裕蠱責在君身敬之哉因以中庸擇善之義懇懇而誨

之俄頃而逝生於嘉靖丙辰沒於萬曆戊寅年二十三
次子基禼生有異質六七歲莊重如成人年未弱冠有志
於為己之學受業於守菴朴枝華講明性理精思力踐
二十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必死雖嚴冬只
着一衣泣盡血繼殸徹天地及葬伏身苫塊非喪事不
言雖親朋至亦不言俯首哭而待之客不敢久留祭必
備物躬自治饌滌器之任亦不委人終日几筵血淚交
下母鄭氏過哀病重兄基稷恐不能救作肉汁以進母
疑之使之先嘗禼不知而嘗之因勸母食退而知之仰
天痛哭即以刀刮舌流舌滿口及兄過哀先死水飲不

入口幾至殞命朝夕上塚雨雪不廢朝夕只以一溢粟米和水飲之菜茹塩醬絶不入口終喪氣息奄奄幾死者十年以孝行卓異特拜茂朱縣監奉母赴任養以專城而衣服之具則必用奴僕之貢甞時祭需必備跡趾爲松禾縣監時遇忌祭攔雉不獲閉户自責至曉雉入廳中用以供祭聞者無不感歎甲午遭母喪一如前喪發引在道火賊來把守殯號哭賊感其孝而去殯于積城不意失火以身蔽棺鬚盡焦灼幸而得滅鄉人有感其孝而化者甞爲清風郡守軍興之時被罰於貧晝遂棄官而歸拜官而辞曰李清風之號甚好吾不失也

仁祖反正首擢掌令至陞堂上終不就而卒號蓬峯其

姝處子亦有至行未嘗敎之講學自然曉解文字及遭

父喪泣盡血出遂以毁死臨終謂兄弟曰從先人於地

下死無所憾而但以病母在堂不得終養爲恨耳言未

終而逝年十八事聞賜祭

金謹恭

字敬叔號惕菴　人履素齋門人嘉靖丙戌生丁

卯卒年四十二

公資禀英毅自㓜超異早喪父毋失學過時縱意耽樂年

及弱冠忽自悔悟聞履素李風后賢造門致誠請受小

學初患齟齬履素勉其躬行因指治心之方又令扣東

洲成子敬東洲言學須窮理妙在自得公於是發憤用

功每起衣冠終日危坐不移手足耽思猛省數年後大

有所得乃與論難履素驚服於是講究益深操守益固

猶曰須刻之力不繼悠久之功俱廢自號惕菴乾乾日

夕常曰地皆薄氷動如恐陷蓋動静交養之功未嘗須臾捨也至於應事接物辞氣安重難起答問明白精切人皆敬信之

公平生屋不庇風雨粟不繼朝夕而口不言貧顔如有樂朋知薦為童蒙訓導使資其禄公素多病而樂育人材講論忘食因此病益深丁卯冬寢疾諸弟子奔走迎醫供藥物且半歲疾革令扶出堂揮婦人不得近臨絶囑勿為槨曰貧而厚葬不循理也 並宋頤庵寅撰墓表

金惕菴病重往省之適值進飯見其啖炙時從容有序不失儀則其夕易簀不勝歎服以為非涵養有素能如是

乎 洪可臣撰行蹟

公篤志力學丙寅歲爲童蒙訓導余往受業焉觀其持身莊敬未嘗少懈敎誨之際嚴重誠恪令人惕然其向學之心操身之節無少間斷一時學者皆莫能及焉不幸早世深可惜哉 西浦師友錄

辱示金公書論天命圖誤處謂只當圖其賦予之自不宜并及其修爲之方且引太極圖爲證不易省得到此然惜不思此圖與太極圖理推類例雖同而名義界分則有不同者盖彼以太極爲名此以天命爲名名以太極者占造化自然之地分意思名以天命者有人物所受

之職分道理占自然地分者固不當參以修爲之事故
孔子之論太極亦至於吉凶生大業而止卽濂溪作圖
之意也有所受職分者苟無修爲之事則天命不行矣
故子思之言天命自率性修道存養省察以至於中和
之極功而後已此圖所本之意也况圖中因稟賦之偏
正而明人物之貴賤若其存賦予而闕修爲是有體而
無用君有命而臣廢職何以見人之貴於物乎金君既
知太極之無不在矣寧不知人物之生洋洋乎日用間
者亦莫非天命之流行乎惟是物不能推而人能推耳
故伊尹曰顧是天之明命顧此命也孟子曰殀壽不貳

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也立此命也孔子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也如此然後方不廢人貴於物之理烏可謂
不當預於畜中耶觀金君旣設此難而旋有自解之說
則似已自見得愚說前段之意也然其必欲反天命之
名則尙恐於後段所引聖賢之說之義有未洞然者苟
能此而有見則徹頭徹尾皆此命也何所疑於其名哉
至於心畜方寸之說亦恐未然也夫理與氣合而有心
之名畐之氣圈氣也中中之虛白理只此一團合而名
之曰心圈旣有以以見夫理在氣中而又不今氣雜於
理中其爲中虛也豈不簡潔而名白乎今必以是爲不

是以當心之名乃於氣圈之外作爲方寸之狀以謂如此始合先儒中虗方寸之說愚不知若是者以爲理在氣中乎抑以爲氣在理中乎謂理在氣中則氣圈之外有箕家所謂四罩幕者此處將屬之理乎是謂剩理而又無可搭之氣矣將屬之氣乎氣外有氣亦爲剩物而無理之可載矣若謂氣在理中則非但古無是說方寸之內夾雜此一塊物事烏在其爲中虗也耶且氣圈內爲性其外亦是理則是性在心中亦自有內外之分矣全君意必曰心本方而圈作圓非所以狀心體也愚以爲滿腔子皆心也而外圓中竅之心特其樞紐耳故爲心

圈只當以氣質作圓圈而寓太極於中虛之處以應滿
腔子皆心之義自是圓活無病不可局於方寸之狀而
使理氣相雜內外隔闕而有隅冪奇零之病也若其所
論幾善惡處則有得有失其謂意字下當著幾字此意
甚善其初欠却一幾字乃當時思慮透漏處今當從而
補之但其他議論多有太甚太過者如曰幾者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即曰善惡則不當下幾字於其下乃并與
趙致道誠幾畱善幾惡幾之名而非之易之大傳明言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於善而微者謂之善幾
動於惡而微者謂之惡幾有何不可乎若其名之果爲

未當則晦菴之於趙喬豈容曲護而不之正乎旣欲主
張己見而又不敢以見正於先儒之說爲非則指趙喬
爲印本傳訛如此任私破義不憚非古尤恐爲心術之
害其爲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皆當察之於此則可以潜
消其惡而保有天命此固幾字緊切處其下乃曰及其
著也則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又曰若善惡旣分之後
又何幾之可審而省察之乎此雖勉人以不可不審幾
之意至切然一向如此說則人必至聖神地位無一毫
惡念之動然後可與幾也未至於此則顔子之有不善
已不可與幾其於衆人何如哉聖賢幾字之訓固欲人

之消悪於未萠然未嘗不許人察悪於旣萠之後而去之悪必曰旣分之後更無着手處則是顔子之不遠復不足貴孔子之不善不能改不必憂程子之動箴但當言哲人知幾而不當言志士之勵行矣是安有此理此則思之太深太過之患悪幾之分左右亦非以七情分方位又非欲見陽一陰二之故幾爲悪幾之列書七情置左則左塡塞而名空故分之於左右以見悪念之動左右横戾多岐而可畏不可不痛鋤而力除之之意耳故元圖中拆此兩字左得左一偏右得右一傍矣金君圖本左右幷寫全字得非傳之者誤耶

前日金謹恭云有祖父母喪而遭父喪者不爲祖父母追制服之文見於儀禮不知見於儀禮何卷第幾板其條中乎問金生示及何如（退溪集）

我國不通廢孽故頃有金訓導李訓導者至於未施而死良可惜也（栗谷別集）

鄭之雲

字靜而號秋巒　人金思齋門人正德己巳生隱

居不仕辛酉卒年五十三

君自少挺貭不凡嘐嘐然有碩學之志金思齋金先生退

居于縣之芼洞君徃從之遊有味於性理之說以聖賢

之言為必可信而不梏於世俗之陋習在門多年先生

亟稱許焉後又登慕齋先生之門以質其疑矣退溪撰碣銘

公讀易十餘年不懈及所見漸進與思齋論辨思齋自以

謂不及慕齋亦甞曰鄭生即吾相長之友也其取重於

兩先生如此墓誌

君篤於孝義其居二親之喪哀毁過禮躬執爨不懈窮無
窒屋假寓於京城西門内妻妾辟纑以自給往往缾粟
不繼未嘗以是爲戚也碣銘
思齋没公爲服心喪三年自是益無宦情獨於修身進德
日孜孜焉嘗欲卜築於三山之東北以爲終老之所無
資未就每以不獲屏居寬閑爲限墓誌
時童蒙學新設爲之者得祿而通士路有欲薦君爲是職
者君謝不敢乃益務爲韜名匿跡
滉寓居與君同坊而不相知旣幸而相見則因與之讀啓
蒙心經等書凡滉舊所疑處得君以啓發者多君又嘗

作天命圖說亦要滉爲之訂正焉第君爲學初不由階級而不屑於研精熟複之功是以見處儘到而疎處亦有之更歷世變或過於防慮至欲託晦於麴蘖之間若是者君盖深自悔責而期相與策勵於桑榆之末不數年而滉以病東歸自是別多會少而君又病矣 並退溪撰碣銘

公襟懷坦夷不爲崖岸斬絶之行而其好善嫉惡出於天性以此寡合屢遭謗議晩年頗好飮諧謔有堯夫笑談親俗之意而其中所存終始一也辛酉春遊天磨山病劇還鄉到昇天江口而歿 墓誌

此閒寓隣有一儒舊嘗受業於慕齋思齋兩先生門下其

志甚篤兩先生亟稱許此人遂不屑擧業於經書之類
但看過而已不曾熟讀背誦如擧業者之所爲當其看
時無不曉解意謂吾有過人之擧自處殊不畀厥後經
涉變故避讒畏禍遂自放倒亦不再加讀誦功夫亦不
能爲纂述事業如是雖欲科擧發跡得乎予觀其人資
質非凡而既不得力於學問又不成名於科目今與恒
人無異甚可惜也亦可戒也退溪集

滉自筮仕來寓居漢陽之西城門內者前後二十年而尚
未與隣居鄭靜而相識往來也一日姪子寯於何處所
謂天命圖者來亦其圖與說頗有舛訛問寯何人所作

則曰不知也其後稍尋問之始知其出於靜而於是因
人叩靜而求見本畵已而又求見靜而皆往復數三而
後肯焉則滉前日之僻陋寡與爲可愧矣滉因謂靜而
曰今此畵與審所傳者不同何歟靜而曰向者學於慕
齋思齋兩先生聞其緖論退而與舍弟某講求旨歸顧
患其性理微妙無所准明試取朱子之說參以諸說作
爲一畵捧而質疑於慕齋先生先生不以謬妄斥之置
案之上疑思累日請其誤處則曰非積功未可輕議或
有學者踵門而至則出示而語之旣又質之思齋先生
亦不呵噤是乃兩先生誘進狂簡之意耳非謂其畵之

可傳也不意彼時同門諸生曰以謄本傳之士友間厥後吾自覺其非而毁之者亦多所以有前後之異而尚未有定本爲之雲竊自愧懼頗有以訂正而辱敎之幸甚滉曰然兩先生所以不輕議是非者固必有深意存焉而在今日吾輩講學如覺有未安處則又安可苟同曲護終不辨其是否耶況士友之傳皆曰曾經兩先生之是正而仍未免有差則其爲師門之累不亦大乎静而曰此固之雲宿昔之憂敢不虛己而聽滉遂引證太極圖及說而指點曰某誤不可不毁某剩不可不去某欠不可不補如何静而皆言下領肯無咈吝之色惟滉

言有未當者則必極力辨難要歸之至當而後已焉而
並舉湖南士人李恒所論情不可置氣圈中之說以爲
集衆長之資既數月靜而以所段畜及其附說來示滉
滉相與參校整完雖未知其果爲無謬與否而自吾輩
所見殆竭其所不及者矣於是揭諸座右朝夕潛心玩
繹庶幾因畜自牖啓發其裡而有所進益也 退溪天命圖後叙

近得鄭靜而天命圖甚不易也但所差亦在於此又謂性
不可以善惡名此亦誤說

鄭君心地殊有好處與之游可樂但此翁少不屑於讀書
老復耽酒此其所闕僕每進苦口雖不見怒亦不見毀

近亦有一書嘗痛責其失今得其書則乃出於中間所
傳之誤也吾雖誤聞而妄發然其言有益於此翁不知
能堪之否

示報秋巒之訃其信然耶斯人而遽至此耶痛惜不忍言
其人跡處太世俗之所喚點好處甚好吾輩之所難得
年未耆艾卒以窮死交遊之慟何可勝耶 並退溪集

鄭之雲學於金安國而繼其師幾陷大綱鞱名麴蘖 趙重峯集

閔純

字景初號杏村驪興人花潭門人正德己卯生　宣
祖朝以孝行薦初授　孝陵叅奉歷免山龍岡縣監
以遺逸拜持平辛卯卒年七十三

公生有美質自少有志於學而未知其要初從駱峯申公
先漢學爲文章頗有声捷鄉解壯元既而以葩藻之文
非儒者爲己之學往謁花潭徐先生謂業聞主靜之說
而深味之名其齋曰習靜堅苦刻勵常對越於不覩不
聞之中尤致謹於一念萌動之際見得幾善悪三字之
義極精切所論超詣聞者服其言嘗語學者曰昔在蘿

菴寺做工夫日覺得心安體舒言語有力一番過眼文
字皆能成誦人能主靜則聰明開發此自然之理也
公平居鷄鳴而起盥櫛衣冠獨處一室斂襟危坐凝然如
泥塑人每誦延平喜怒哀樂未發之說而反覆體認論
議似不出於尋常而思之則於平淡中極有味處事似
不脫乎流俗揆之義理初未嘗違悖蓋涵養之深根基
之厚不屑屑於皎皎之行而自有人不可及者着文字
不以訓詁為務必先撮其大要經學精明於易理尤深
造然未嘗輕以語人杜門窮僻不求聞達家業蕭然處
之裕如遇賓客撥貧致款飲或至醉言笑動作不失常

度但見其和氣藹然而已並洪可臣撰碑

閔純居高陽守道不任安貧寡慾學者多尊仰之拜持平始供職卽遞

乙亥 仁順王后喪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 上命議于大臣禮官領議政權轍領府事洪暹則以爲卒哭後視事用衣冠素衣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輕變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則以爲白衣冠視事正合禮意而事涉更變自下擅斷爲難請斷自 宸衷 傳曰欲從左右相之議禮官與二公更議以啓於是弘文館上劄請從白衣冠之議 上

令愽考古禮以啓盖 上欲居喪盡禮故深納閔純之
疏流俗大臣多不悅
前持平閔純棄官歸鄕純頗有靜養之功立朝論議不苟
至是以抗疏行白衣冠之禮流俗多嫉之純乃棄歸
李珥啓曰閔純學問之士也今聞退歸令人缺望人物眇
然之時如此人豈不可惜 上曰厥家安在以何事退
歸乎珥曰家在高陽在憲府議多矛盾盖志在復古人
皆毁謗故不得已退歸耳 上曰曾聞其賢深欲一見
而未及也頃見呈辭意謂調病何遽退歸乎予聞句帽
之事人多非議者雖欲有爲人心如此不順何能爲乎

竝石潭 日手

先生經歷世故之久知吾道終不得行己志終不得伸宦情益踈退去之計益決自後屢除延安成川仁川府使皆不赴除工曹正郎 宗廟署令軍資掌樂司䆃司宰僉正司宰禮賓正通禮院通禮或起或不起皆有微意於其間朝廷設局博選中外儒臣校正小學四字音釋屢被 召旨皆以病辭

守愚堂崔公永慶平生少許可獨於公深加敬慕曰閱其誠意懇到若使居輔䆃之職必多動悟啓發之益其見於於一世如此

公未嘗以師道自處而學徒自遠坌集隨分問答誠心誘
掖惓惓不已往在丁卯年間可臣始與同志往拜侍坐
移日但見其言語動靜恭遜安詳而已無驚天動地之
論玄妙奇特之旨退而欲學之則始覺其不可以聲音
笑貌爲也因思其學於德性上得力甚多而亦未始不
以讀書窮理爲進學之地也
公雖在家居憂時一念耿耿不已或聞時政闕失則蹙然
不安故形于色數十年來士論携貳是非相奪雖名人
碩士無不被其指目而卓然自守終始爲一代完人者
唯公一人而已 并碑

聞龍崗閔丈赴縣時南時甫寄以毛衣曰冬寒北征謹以爲餉閔丈不受曰吾未嘗着毛衣雖無之身不寒云盖少南之制行而不受也因思余辭受多有可愧於心想望閔丈之風令人洒然也牛溪集

幾善惡一說甚恠閔丈景初氏初異論中符而未又異之也閔丈學篤年高見又如是他又何說宋龜峯集

習靜論道文字亦偏於師門爲人恬靜有操守處朋黨之世不入是非中嘗爲持平上疏論國恤禮制時議多難之而 宣廟孝思出天斷以行之如宋孝宗當時以遺逸爲臺諫者惟習靜此論爲有功於世道退歸鄉里以

完名終當爲花潭門人第一

潭集

堂

韓脩

字永叔號石峯西原人　明宗朝以薦授官

宣祖朝拜持平卜築于渡迷江上優遊自終

癸酉二月持平韓脩三度呈辭引疾不出　上不允其辭

脩乃出仕入侍之時　上問以學門之要脩不能明辨

以荅人多笑之李珥白　上曰善人有多般有學行兼

備者有行潔而學不足者若韓脩則是行潔而學不足

者也不可以一言不稱旨輕視善士也　上曰安敢以

此輕視賢者乎　經筵日記

韓脩恬靜老成好善愛士雖才智學識有所未裕而論其

心行則實是一國之良士也而一言見忤毀謗沓至使
之杜門不出焉 栗谷集

韓脩閔純俱以老成宿儒為李珥所重為不附時議坐枯
郊垌 重峯集

韓永叔用薦入仕非競得之比又換得閒地未知終如何
處之耶 退溪集

與國善寡悔往見韓永叔永叔蓋韜其學欲避禍者佯發
雜談余曰知君面雖久然心則未也因寡悔聞之欲吐
畀抱來

自驪向京遂訪永叔于斗尾峽精舍相與邂逅做談夜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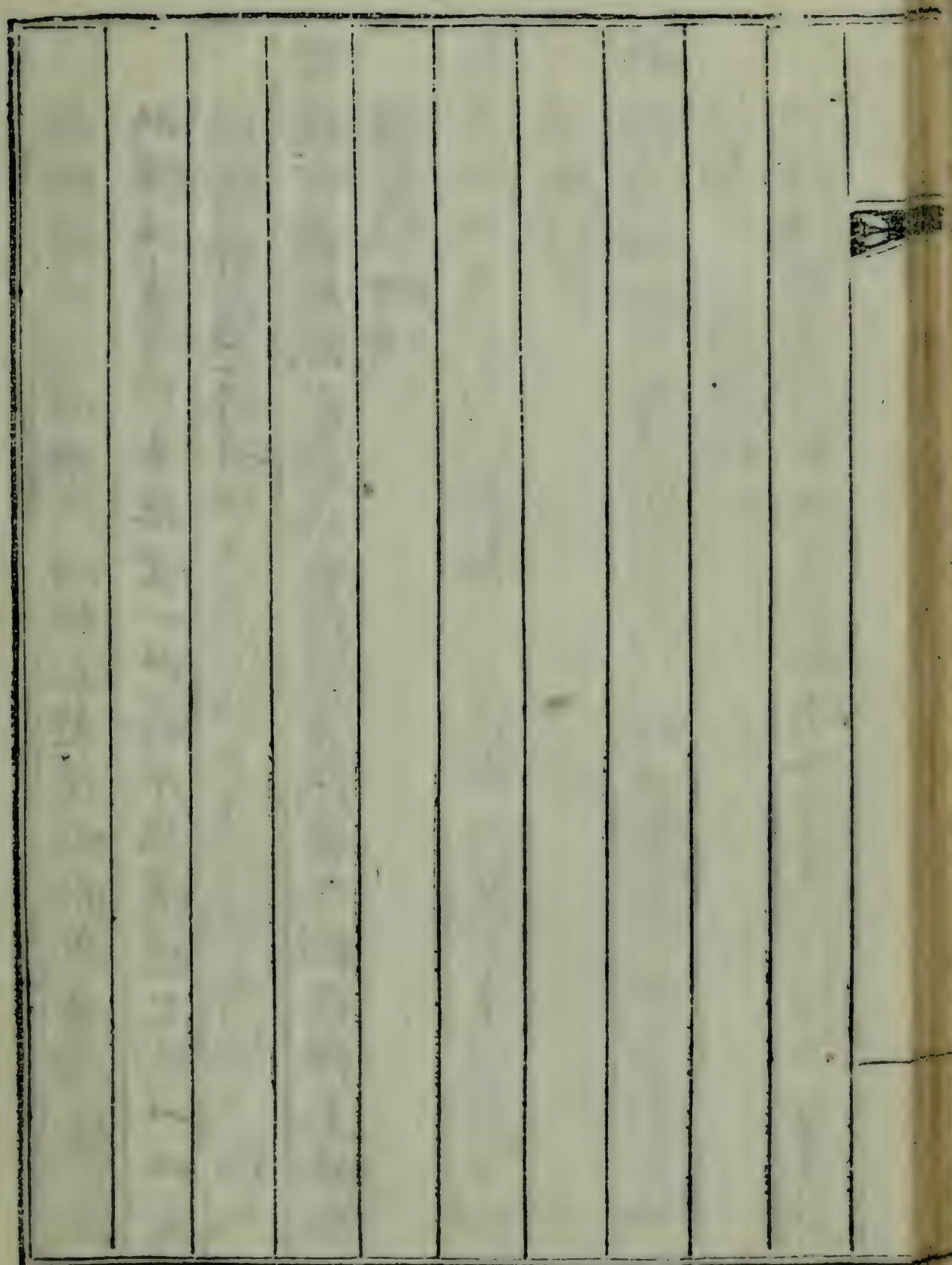
永叔彈琴數曲余歌以和之永叔曰此此我世墳塋之地

以搆此廬名曰永慕堂一以爲平生遣懷之地一以爲

祭時齋居之所云

玄纁如永叔說卷束而置棺左右比世人鋪在棺上此爲

得之並恥齋日錄

朴民獻

字希正號瑟僴齋咸陽人花潭門人正德丙子生明明宗丙午登第以孝行薦超授六品賜暇湖堂歷兩司玉堂北兵使江原全羅咸鏡三道觀察使　宣祖丙戌卒年七十一

公在諸生中嶄然出頭角儕輩以爲矜式父典籍公遣家禍晩而登科當丁酉年間羣奸側目謀欲害之聞其子甚賢意他日必爲名士不敢肆其毒公之名重於世蓋已久矣

公聞松京有花潭徐先生爲性理之學尤邃於易亟往從

之聞見日新不屑治擧子業優遊涵泳以自得爲功公舊字顧正先生改以希正爲作辭贈之所以期望者甚大

公仕於朝當乙巳之後士林惴惴莫保朝夕以公與同僚談時事悶其一二同志之友淪謫海島者歎於座中語泄李芑聞而惡之及在玉堂與臺諫上劄子論李芑擅權不合在相位累日不得回天擧蘇軾疏中語曰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芑竊聞知爲公筆也大怒經席白 上朴某乃負罪一二者黨友不宜尚在朝列遂廢錮

公在南縣繕甲兵訓民財修飭武備甚勤客恠而問之乃
曰國家昇平百五十年海隅之民不識兵革豈常久之
道乎不一整頓緩急恐不可用聞者以爲迂後數年有
倭寇之亂人始服其見

公侍經幄累年凡經傳微辭奥者多所辨析勤勤懇懇冀
以輔道萬一及長薇垣倡義早建儲貳遂定元良之位
時論偉之

公三爲方面一當閫寄以爲失刑莫重於殺人雖以聖舜
之父皐陶執之況其下乎故在江原也按守令之濫殺
人者在咸鏡也奏節度使之妬殺倡夫者朝廷勢人皆

節度使之所親疑其甚後以横城民殺母黷黙事歸罪
於公盖公前在本道治其獄卒無證驗故釋之後監司
旣誤聞狀啓而朝論譁然咸謂公循私撟覆拿本犯及
親戚係囚詔獄三省交鞫民夫妻考死夫以公之平日
凡民無辜殺死而官吏不坐濫刑之律猶扼腕憤切於
欲正厥罪而謂公循私縱大逆之獄豈不悖哉
公之學得於花潭爲最深卒能狀其道之精微廣大者以
垂後世而其爲文章深厚信密有古作者規範有詩文
若干卷藏於家并狀行
希正見排清議未知爲何事耶若果有之諸公之歸責正

所甘心然憯陋彼時得見延平書正賴此數人之力因
其人與其書有所感發策厲者不少只爲此人得時方
盛不與之憧憧往來其於跋文則記其實不得不稱道
耳況彼時斯人主清議而無顯過耶
希正荅書經年乃得甚慰甚慰甚其所失不可謂無要是
此邊人吾常向之每以暴時時用慮其不善養今此去
國實其幸也 並退溪集
辛丑四月朴希正民獻来訪曰徐生員使余作友於足下
且曰去冬陪徐先生講學或問大學先生曰義理見存
文字上都是這古人求稍緊要也是在得底 恥齋日錄

民獻爲江原監司時橫城民存伊者試其母被人告其罪獄既具方受刑訊民獻所幸妓受存伊重賂潛請民獻勿治民獻託以親鞫致存伊於監營遽放之民情甚憤至是事發更鞫存伊于禁府三省交坐詞證皆歸一只存伊不服而斃于杖下兩司啓請拿鞫民獻爭之累日乃 命拿鞫治以受賕故縱之罪民獻不服將刑訊
上命停刑照律禁府啓曰受賕之罪不可於取服前照律也乃 命除受賂之律只以故縱照律罪當死減用次律以 宥旨前事勿論只罷其職（經筵日記）

南彦經

字時甫號東岡宜寧人花潭門人嘉靖己丑生 明

宗朝薦經明行修除叅奉累官至全州府尹 宣祖

甲午卒年六十七

丙寅吏曹薦公及韓脩等數人以明經行修 上命以布

衣召對 便殿稱 旨除授 獻陵叅奉未幾陞叙六

品拜工曹佐郎俄補砥平縣監無何以病辭歸

公早悟心學與退溪先生爲師友及其病寓忠州時候問

絡繹先生必招伻奴於寢房之外親問病中起居飲食

多少以至便旋踈數其相愛重之情可知矣并南撥所記

李珥既決退與韓脩南彥經論時事彥經曰只抑仁伯一人補外其餘人皆依舊在清班則士林帖然無事矣珥曰此吾志也彥經曰公不可退如此紛紜之時豈可不念乎珥曰不見信於上下柰何彥經曰豈無一分之益珥曰爲一分之益而誤我平生何如哉彥經良久曰此亦然矣石潭日記

公晚年常患血病調養中亦通醫家術遠　宣廟寢疾朝廷設侍藥廳舉國遑遑而公上疏曰士不知醫不足謂之通儒仍陳受病之原治療之策遂焦御所議藥頗得其效竟得復常

東岡仲父天性樂易有座上春風氣像學通經史不事科
臼晩年常與栗谷先生往來友善癸未年間出牧坡州
牛溪先生素相受慕一夕與宋翼弼兄弟會於聽松墓
山擬亦往從在席上臨罷以擬託先生擬仍往牛溪墓
室受業焉
己丑以全州府尹時事為白惟咸李春永等所搆揑卜竄
楊根靈川洞時擬往拜語及時事公曰倭奴早晩生梗
此是避地之處汝亦携家來此可也纔過三四年至壬
辰擬一家盡往靈川得免死亡並南擬所記
昔年與居及應吉諸人相從之日切偲之益甚多暮年作

意之切専籍於是而不數年間兜別生雖無與論此事
令人心緒日孤安得不馳懷於同人標格耶
告時甫須論心有善惡之說大錯性卽理固有善無惡心
合理氣似未免有惡然極其初而論之心亦有善無惡
何者心之未發氣未用事唯理而已安有惡乎唯於發
處理蔽於氣方趍於惡此所謂幾分善惡而先儒力辨
其非有兩物相對而生者也趙致道誠幾圖王魯齋危
微圖已盡之前日不察而率然發口追思赧泚
時甫爲我之說亦何足怪但時甫所云勸留之際說此浞
未記得而乃流聞於旣歸之後以有相外之意非所望

於平生執友之間耳(並退溪集)

公爲全州府尹時朴叅判民獻以一律送之曰同事花潭今幾年烏頭安得力猶全其結句曰別後應須各努力

門弟編中姓字傳觀此則當入潭門無疑矣(見別帖)

退溪集中南靜齋彥經洪耻齋仁祐皆從遊花潭而友退溪洪篤行君子守喪早沒南好養生旁習叅同契等書

又其仕宦內外頗失操持以此不得爲完人(澤堂別集)

朴枝華

字君實號守菴旋善人花潭門人嘗爲吏文學官後

死於壬辰之亂

朴枝華先生受易於花潭好脩鍊之術入金剛七年而返

弟子請問其術先生曰遺世獨行之士或爲之非學者

之先務也不言

公與北窓鄭𥖝交相善北窓之弟古玉丈人師事之花潭

終日觀數公問觀數何如花潭曰天下大數中國先受

其敗又問東方何如不答歷三世至崇禎流賊陷北京

爲奴所據

癸未許學士篈謫甲山其夏有鬼妖降于甲山中女睢盱鉅齒蓬髮右握弧左握火邑叅李擊鼓彎弓以禳之學士作逐厲文公聞之曰不出十年國大亂始於南方後十年壬辰果有倭寇兵革七十乃定

先生常守靜弗以事物經心性簡潔文章亦然 並許眉叟穆撰守菴

遺事

公嘗遺牛溪先生書曰伏承寵問兼詞旨縷縷上及先訓本末甚悉寔不當語於人人而及之誠非其人何泛愛容人之過一至於此哉雖不敢當亦安可頑同木石而無一言以復之在今日切以堯夫解他山之石一句爲

獻焉不審以爲如何又曰但記平昔嘗獻康節千鈞百鍊之聯今更無他言古人有云唯出處一事在自家見得分明方可受用真格言也今於小大之義深服其遠於世俗之論也又曰既審剛决有浩然之志將如蒼生之望何 坡山知舊簡牘

公嘗爲吏文學官旋棄之有學力以禮律身博極群書所見精確避亂春川地聞賊迫近遂投水而死 具思孟亂後弔亡錄

尊先生詩集雖以未精選爲憂朴守菴尊丈非但詩學甚高學問見識殆非近世人物切願躬詣以精選何如右丈雖老而倦勤既與先生相知必不辭却矣 牛溪續集

朴枝華庶人也博學能文章亦有理學之名徐起賤人也明經授徒兩人好山水隱於名山皆花潭門第之流而亦頗好怪故世以朴爲仙去徐爲有前知之術聞花潭之風者大槩如斯澤堂別集

朴守菴出於寒微能自讀書藏修一時多所稱譽壬辰倭變避亂山谷間一日家人不知其處跟到一泓下見其衣屨皖脫在水邊溽其浮屍而歸衣帶間見有老杜一律即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全篇也豈亦懷沙之遺意歟畸菴樵錄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八

金字顒

字肅夫號東岡義城人嘉靖庚子生　明宗三十二年丁卯登科　宣祖朝選入玉堂爲正字歷修撰校理應教承旨大司諫大司成副提學全羅監司己丑坐與逆賊交厚謫會寧壬辰蒙宥還拜大司憲吏曹參判癸卯卒年六十四

公幼瑩澈端秀靜專不好美見人讀書輒默坐傍觀如有所喜之者父母奇愛之及學刄迎縷解不煩師承書籍外無他嗜好夙夜勤業藻思日富十八歲占發解詞華

志行已歆聳士林

公始仕槐院先進諸公欲例試俗戲公以爲非士子持身之道不從而歸作南風詞以見志柳西厓以書賛美之曰我輩視君正如黃鵠之於壤蟲

壬申冬拜弘文館正字癸酉赴名入講筵時 上方講湯誓公首陳舜禹執中之旨仍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建中于民此湯之心也朱子謂湯反之之功益精密而其初頭用功親切處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已 殿下欲法哲王不待遠求只據今日進講之書取法成湯足矣縷縷數百千言勤懇剴切 上頷聽公以格軍爲任

每當講論演繹敷奏亹亹乎敬義存心之要剖析天理人欲之幾指陳應事接物之方勸以切實用功戒以毫髮間斷無非自得實踐之語一時推以講官第一（並行狀）

全字顯白

上曰學問雖多端講論古人之言收拾向裏以為身心上切己工夫耳不然則雖讀古書何益近日伏覩

聖學高明所知極廣然政事間未見其效無乃有書自書我自我之病乎正心誠意之說古人言之已盡今還以為不切焉天下之事皆在人主心上若不於誠正上得力則雖欲致治終　矣古人千言萬語皆甚切實而其中最要者敬之一字也敬字萬善所在處

也論敬之說甚多而其中所謂整齊嚴肅則心更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此則天理明云者縝密親切自上自下皆於此有下手處耳　上曰此言然矣整齊嚴肅何以謂之有下手處以外言之故人易於用功主一無適以内言之故難於下手耳石潭日記

上嘗面教曰爾受業於曺植必有所聞且爲學似是篤實須言平日工夫予試聽言公辞謝以求放心嚴黄寅畏等說仰對曰大抵此學不在高遠不必常談天道性命之妙只於日用動靜語默間切實操持提撕不使間断纔覺間断便即收拾來如此久之自然有進夙興夜寐

箴心切於日用之功李滉作圖排列四時各有用功地頭甚好云 上納之

上嘗於筵中問爾近讀何書作何工夫公對曰溫習近思錄朱子節要而已因言二書甚切學者 上然之又嘗下御書存心養性四字令作箴以進 上之所以嚮公者諸臣莫敢望

公篤論好古謂古道必可行於今講官有引朱子書鄉約難行之說公即卞之曰敎化須自上焉者朱子在下位所以難行 殿下居得致之位何故難行朱子增損呂氏書以垂後世者蓋謂縱不能行之一時猶可待後王

取法爾此事須有根本要在人主躬行心得以爲表率而後可見行也不然只文具耳並行狀

上謂金宇顒曰每於經席聽爾說話知爾質美且有學術爾退而以平日所聞於師友及所自得者作箴以進宇顒退而作六箴以進一曰定志二曰講學三曰敬身四曰克己五曰親君子六曰遠小人

甲戌二月經筵入侍金宇顒曰爲治當立根本必廣聚賢士以補君德 上有聖明之質而下無交修輔養之人此臣之所憂也 上曰予資何如可以有爲耶宇顒曰氣質之用少學問之功多苟能學問則天下之事無不

可爲　聖質英明超出百王之上加之以學問則何患不能只患不爲也　上曰此言過矣
金宇顒別李珥謂曰我亦有歸志珥曰玉堂異於諫官頗黽勉小留也宇顒於經席自陳多病請退調于故山
上曰爾有何病予當劑藥以給思念故山情所必至一向不許歸則有所不堪予當給由爾可往還宇顒經席之說懇〻可聽而無觸拂之語故　上眷尚重　並石潭日記
乙亥仁順王妃昇遐　上居諒闇不接羣臣金宇顒時爲典籍上疏請行三年喪且請召對儒臣導達下情　上答曰予居倚廬只宦寺在側儒臣是予平日知心之友

出入通情誠爲是矣 宣廟之寵接儒臣類此 涪溪記聞

修撰金宇顒曾於褒貶以不習吏文考居中未幾拜修撰國法居中未滿一考則不受顯職宇顒再上疏據法請免官 上問大臣曰金宇顒辭受進退自前不苟非俗儒也今者據法請免官何以處之盧守愼曰有司則當守法但人君用賢不必拘法臣意不須遞也朴淳曰暫雖遞而還拜不過旬望間耳當遞之以成其志 上曰予意欲遞以遂其志雖不除修撰豈不得見之乎顧都承旨柳塤曰召金宇顒來羣臣旣退乃引見宇顒從容咨以治道

丁丑五月　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爲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時金宇顒適在玉堂人或尤之曰他人不解事不足道也子是讀書之人也何以作無稽之論乎宇顒曰僚議甚銳而吾窮格未至不敢止耳 並石潭日記

己卯六月經筵入侍金宇顒曰李珥疏所論金孝元沈義謙事及乙亥西人誤事及李銖事皆未爲不然至謂今日朝議過激虞此亦或有之但須有公私是非之大分珥言太無分別而只言兩是兩非云云此其主意未穩故許多病痛緣此而出也所謂須有是非者只以珥所

論觀之沈義謙以外戚而居要地不避權勢已爲非矣
又不能虛己下士乃以孝元少時事詆訾不已顯有作
爲之勢而厥後其類相繼用事爲壞朝綱則所謂非而
私者豈不在是乎若金孝元則不過年少氣銳果於有
爲不避嫌疑觝觸權貴雖曰有過亦是公罪然則是非
大分自有所在若都不論是非而徒欲鎭定則亦成混
雜而不能靜矣今日欲定是非者自是一國之公論非
私意也非强定也珥䟽所謂旣以君子小人分之而又
欲調劑平和安有君子小人同調共劑之理此言則有
理故臣意以爲但有公私是非而已欲以小人君子判

之則其論未知其果當所謂小人者須是操異濁亂妨賢病國貽害士林方可以此名歸之若羲謙等雖其心術有不可知別無貽禍之事何可輕以此加之耶臣意正以其不至於小人故可以調劑云爾顯是小人則萬無調劑之理今之朝議亦或有太峻之論欲以君子小人判之此是年少氣直未經事之論也至於曉事者則不如此務欲得中要使是非分明而各得平和乃朝廷意也豈如珥所謂欲使一世之人同於已論而強定是非者哉若是如此則爲此者乃是小人牢籠一世之事豈有 聖明在上而羣臣乃敢如是此言大不是也珥

所論不是故歷陳達之非以珥爲不可人也其心只爲
國也但其爲人全無莊重沈密氣像故慮事不審矣珥
以帷幄近臣身雖退處而不敢忘憂世之心其心欲朝
著安靜措世治安而已傳聞訛誤不復致祥遂謂時論
太偏國事乖宜其言雖過而出於憂國之意也但其所
論太誤恐反眩亂是非故不得不達 東岡集經筵講義
正言宋應泂欲論李珥代人製疏之失大司諫權德輿等
不從應泂乃獨啓避嫌德輿亦率同僚避嫌大司憲李
栻等亦以不言避嫌弘文館將處置金宇顒時爲校理
大言曰宋應泂必是小人也欲乘此機會陷害君子當

劾遞憲府及應洞而獨存大諫以下可也同僚不從爭
辨自午至昏守顯極言竭論曰處置失宜則吾等亦將
爲小人之名豈可爲一宋應洞而皆陷於小人之域乎
同僚多右應洞議久不決兩司旣遞而新臺諫亦疵李
珥不已執義洪渾尤怒曰豈可遞應洞以防言路乎至
欲上疏爭辨守顯聞之曰憲府之疏若上則我亦獨疏
斥其害賢之罪而我亦將退去矣是時東人之浮薄者
必欲害珥怪論百出而賴守顯正色折之故竟不能害
鄭仁弘欲論沈義謙議于金守顯守顯止之曰恐惹起爭
端沮敗好意思也仁弘不聽而欲併論鄭澈守顯乃止

曰若論季涵則大憲栗谷時為大憲必不從而角立矣季涵決不可論並石潭日記

為大司成草學制七條一曰學令二曰讀法三曰置經行齋四曰擇師儒五曰選生徒六曰貢士七曰取士專以修明德敎興化育材為本而不可行識者恨之行狀

乙酉三月夕講訖字顒曰頃日筵中有言李珥排斥小臣者此却不然臣與珥相知甚久當初見其為人乃學問之人而性坦夷無滯碍似有愛君憂國之心故臣信而交之其後所見不同所為多誤人多疑之而臣獨以為所見之差其心保無它也最後珥與士儒角立紛拏士

類皆敗而珥復入當國又不以引咎責躬收拾士類爲心多引不逞之徒以助聲勢臣見其所爲始悵然失望以爲用心虛誤從前所爲皆是私意之爲也蓋臣之非珥最在人後珥亦與臣交密故論議不同之後猶欲收拾至於末稍臣攻鄭澈然後珥謂暗昧不知人云别無排斥也 上曰汝知珥爲人當細言之宇顒曰珥才氣高邁所見亦高而性輕踈看書講義時只略綽看過便令略以爲使了更無沈潛思索之味性似平易率意而行心上全欠工夫無涵養省察矯揉病痛之工而自處太高雖前賢自程朱以下皆有輕視之心視一世人物

皆在已下雖亦愛人樂士亦無切磋鍼砭之益以此出
爲世用方物出謀多傷率易雖大機関所係只以一時
意見定之所以多誤事大抵當大事者雖或才氣不足
但能虛已受人務集衆善者可爲若自用則雖有聰明
才氣不可任事珥好自用而又果於更張但知天下國
家之弊在於因循弊習以至不振而不知更張亦非易
事必須深思遠慮計其終始而後乃可爲也又曰珥素
與沈義謙交厚其心以義謙雖非士林領袖而終是可
用之才及士論非義謙而珥不肯放捨故當時珥固爲
流俗所憎而士類亦大不服者只以交沈之故也又曰

如鄭澈雖亦不無長處而為人剛褊忌克狹隘已甚似
非君子氣像而素與義謙交厚失勢之後怏怏之氣每
發於辭色當時士類多疑之者故不許清要珥既入之
後專欲引用此人亦為主張至以去就爭之士類不從
珥於是激怒相角每達於 天聰以為朝論不肯協和
至欲并斥之裁抑之或云政亂於浮議皆為一澈故也
以此貿制士類士類豈服乎臣當謂某曰澈雖可用衆
方疑之何可遽用姑待衆信而用之何遲為一澈而失
士類心何以為國事珥不聽珥既與士類相角而適為
兵判於國家多事之際本以才疏之人當事撥畫施措

謬語甚〻多臺諫初用隨事論劾而措語過越至以措
置失誤之事而目之慢君擅命當時士類以珥陰助西
人爲非以不善之人待之故不惜而言誤自過也當時
臺諫之論臣亦甚非之慶安入對斥柳成龍等四人專
擅此四人乃士林領袖四人者退縮而臺閣無復重望
鎭物之人任意攻擊不復裁制矣　上曰爾以三司所
論爲是乎爲非乎字顒曰三司所論非矣不能推原珥
與士類相角而致乖剌之由使上心曉然知其曲折而
只執措置間事而重論之此固有罪然珥若無誤而論
之如此是真爲排陷也今珥誤事大失物情臺諫論劾

措語不中論以過越可也以爲小人陷君子而罪之則不亦偏乎故臣以當時處置爲過矣 上曰大槩予之罪也人君若稍開明則下人豈敢如是然予豈有私心乎同是予臣豈有厚薄但渠輩論議乖當予慮其必敗欲爲保全再三曉喩而渠輩不聽予言以至於敗宇顒曰 上敎誠然自上豈有私心乎固大公至正矣當時事勢至此蓋 上方以珥爲士人倚仗而委以國事臺諫攻之其言不近情理 上固疑之矣成渾以草野名儒被召在京固當以爲公論而其疏亦甚偏倚至以明譏奇中擧一世目之以小人陷君子自 上見之豈

不驚駭又如此之時朝廷所仗者大臣而居首相之位者又不以公心開釋　上意而挾其偏私之心濟以忿對之氣以助天威而自　上本不知琪誤事首末則其爲此言所動而處置過當固亦其勢然也豈　上之過乎經筵講義

己丑之獄坐與逆賊交厚譎會寗而無幾微見於色仲氏開巖公來別握手痛哭而公和顔慰解到磨天嶺逢趙憲憲曰肅夫到此能無悔乎公正色曰公論當俟後日安可以一時之威定其是非乎到謫搆小庵扁曰完齋以退溪手書思無邪毋不敬毋自欺愼其獨十二字貼

諸壁上曰讀書其中撰讀綱目十五卷

壬辰海寇之變　大駕西幸　命大赦公亦蒙宥置　上

義州　行在路梗不能進十一月始到龍灣進備御機

務七條　答曰省劄良用嘉焉卿以帷幄舊臣有學識

須自北道來即欲引問事勢而未果卿諒予意且今後

如有予失即劄陳無憚

癸巳拜大司憲劾鄭澈搆殺崔永慶之罪追削官爵　上

慮騷擾不允公以中興政務多闕上劄請勉以周宣漢

光之事自期奮勵乾剛自疆政治無墜於悠泛無奪於

細誤任賢使能修內攘外仍條陳七目一曰改過不吝

二曰克己保民三曰頻御經筵上下相親四曰委任大臣大有作爲五曰延攬人才不拘資格六曰選將鍊兵七曰擇監司守令皆極論而痛言之又與同僚上劄一曰開經筵二曰輔儲貳三曰結人心四曰廣言路

時廟堂將議遣陳奏使公啓曰萬世必報之讐而許款之說寧以國斃非可忍言雖迫於總眷將有陳奏之擧而措語糊塗大義未安將無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請停陳奏之行又與同僚劄陳時務八條以立志爲大本而遴任大臣輔養東宮伸寃枉正王法廣收人才保合遺民修明軍政爲急務 答曰嘉謨讜論忠誠至矣當體

行
丁酉倭寇再逞公以大司成陳疏請亟遣大臣告及天朝
下教親征以鼓忠臣義士之氣又陳中興要務八條曰
勵志擇相擇將任官鍊兵積粮信賞必罰冬又上疏乞
出補北路守宰曰以守令兼將官乃　祖宗舊典今日
鍊兵不任守令而別設將官徒爲煩擾臣謫居北土久
諳民俗其中豪傑亦有相識頗備北路守宰召募之任
得一武將爲副協心操鍊庶可奪事與其在朝而尸素
孰若出外而陳力
公甞得孔子畫像每於朔望揭壁上焚香瞻拜雖從宦外

方亦不廢及卒門人等奉藏于星州之鄉校云

公與寒岡鄭公志同道合交誼溪至及公之沒也寒岡爲

文祭之備述公德業道義其後旅軒張公卽其祭文而

發揮之曰天資超邁氣宇温粹水月襟懷氷霜風致和

而能剛寔天全畀是則言其禀受之美也夙承家訓知

所用志旋登有道提掖是被景慕退陶常切欽跂伊閩

正脉不出敬義䂓矱朱書不離造次是則言學問淵源

也旣登科第退而自閟泉石丘林惟意所恣世路紛華

浮雲幾屣則言其所志之定也恬靜淸眛不爲物瀆自

少至老未見憤恚書冊之外一無所嗜則言其所養之

貞也臨事慷慨無所顧忌懇〻謀猷當〻論議誠忠鯁
亮追配陸贄者言其事君之義也尤嚴忠佞亦謹義利
善類所慰邪黨所惴者言其立朝之正也憂國雖切宦
情如寄每官輒辭難進如避則言其恬退之勇也翛然
一室脫洒外累其於世事淡若無意則言其素履之安
也平生直道乃反爲餌千里關塞三歲湘纍憂時戀主
幾洒清淚遠追日馭親奉六轡義不辭難間關顚躓則
謂其夷險一節也上劉昭寃追斥姦僞理直心公平若
稱錘筆撲清霜聞者瞻悚士氣以壯史冊增賁則謂其
好惡之正也寓懷苑圃花藥雜蒔豈爲消憂爲此局戲

者韜晦之迹也節續綱目闡幽揚遼將裨世教辭嚴義
備者眞儒之業也竝行狀
金東岡肅夫與鄭仁弘善中因仁弘所爲多悵恨不近理
終不相見後自洛至星有所親致意兩間使之相待於
中路幽靜處東岡爲其所拘迫遂徃之談間歷擧西崖
及李公勵爲社稷臣仁弘捍言其非凡其所見每相反
東岡卽索紙書一絶曰山人不可見山路黑如漆何以
贈夫君一片巖頭月仍起出不復與言蒼石集
金叅議守顒嘗過安城金沙溪長生時爲郡守出見問曰
今者襃集栗谷文集得見栗谷與公書亦多推許之語

後來何以與栗谷相違也守顒曰其書在於何年間耶
答以丙子丁丑年也守顒曰栗谷若在今日亦未知如
此否也仍曰栗谷不聽吾言故也長生曰所不聽之言
何事也守顒曰癸未三司誠小人也栗谷與之同事可
也而吾反覆論之而不聽也長生曰公言未曉淂也公
既以三司為小人而又尤栗谷之不同事何也三司既
為小人則何可同事也若不與君子同事則非矣與小
人不同事又何非也栗谷之不聽公言宜矣守顒笑曰
公言然矣栗谷之所為亦非矣三司豈盡為小人其間
有輕妄無計慮之人多簽不中之言以致誤事而然也

栗谷亦激而成之也沙溪集

問金宇顒柳成龍李潑熟優曰金優於李而李優於柳金必不久留若退則時論亦一變矣柳李亦不退則終歸於流俗而已栗谷別集

吳健

字子強號德溪咸陽人正德辛巳生　明宗七年壬子進士戊午登第被史薦不應講拜注書歷兩司玉堂　宣祖朝以吏曹正郎棄官歸鄉除舍人典翰皆不起甲戌卒年五十四

公幼性端誠堅確温遜聰明六七歲時先府君敎以文字不加勸督心自欣悅終日讀誦不知懈倦其於父母師長之言必信奉順從畧無横馳意群兒儺鬨亦不與之遊隨朝晝遊戲擧不出書冊範圍十歲前已爲專業學子

十一歲遭親喪方其疾革日日跪庭再拜號泣而禱曰天乎願活我父母旣喪盡哀攀號不離殯側雖成人善居喪者無以尚之鄕黨隣邑相傳稱頌指爲誠孝童子（並門人所記）

十四歲受易於渭陽都上舍良弼自此以後諸經子史皆自透解沉潛研究進進不已入尺旨山爭水庵讀書者前後十餘年閉户危坐凝然不動晝不變膝夜不安枕或依聲讀書或靜默對案不與寺僧交一語者或至數月時南溟曺先生藏修於德山洞公從之遊盖有所興起者大矣而研經好學則自得誠多焉

退溪李先生與公講論庸學極加嗟歎謂公曰此皆吾未思索者聞公所論極好極是他書則吾於公容有相長處至於庸學吾所知其不及於公矣與他人言亦及公所論嘖嘖稱賞曰吳健庸學之功極爲精深此非造次所得非精中體認研窮積久之功恐未易到此

公年少讀書終日靜坐專一心慮親舊之來雖與應接而心眼都在冊子上有時客至問事公畧與酬荅而讀書不輟公之用志不分類如此

遊太學士大夫之有經術者相從講劘釋褐之後敎授星州揀取儒生分爲四等而訓誨之又與主牧黃錦溪志

同而氣求對討朱書不廢寒暑尤有味乎主敬窮理涵養未發前氣像等語益契夫聖賢相傳之旨而自謂前日之力索者猶未免於口耳也疑之未嘗不思思之未嘗不淂其未淂也至忘寢食其淂之也惓惓恐失焉及登退陶之門開發薰陶淂力滋多延乎答問質疑之帖剖析評批手跡尚存師友間往復琢磨底氣像宛然如此目前吁其盛哉並家錄

公居山陰德溪里里習尚產不尚學公能索居研學徹誦經傳如京師於馬上瞑目內誦幾次亦如之南溟先生嘗許以行道且曰吾擬子強毋亦徑之太重耶故從仕

一率古道同僚多憚之河濆齋記
公妹禹氏妻貪鄙冒利盡收家中咒用財賄移其家祭奠之需或至匱乏無毫髮幾微見於辭色益篤友愛終始無斁官饋公俸必以均分明節酒食親進酌獻怡愉和樂不忍暫離妹亦感悔
鄉人以公孝順之誠卓絶之行爲不可掩將以聞于方伯論議齊發勢不可遏公蹙然不寧婉轉沮止猶不可得遂遍詣鄉中父老哀懇甚力父老亮其誠而止並門人所記
公初爲學正學錄管仲學日聚會諸生授庸學章句勉勉循循誨誘不倦一時名流之柔尋者或質朱書或問易

侍或講心經近思錄或討庸學踵相接也其日記不燼於兵火班〻可考是時公官尚卑其見重於世也如此一時士大夫之好問嗜學也如此　祖宗廟崇尚儒術也如此此爲之慨然三歎焉家錄

丁卯　明廟昇遐公行三年喪遵制守哀一如父母喪親戚知舊以公有積病權行權道公曰吾自能支方喪臣子之所自盡豈敢喪服而食肉乎過朞羸損沈瘁夫人曰病重則父母之喪亦用肉汁滿朝無一人服喪者何爲固執乎亦不聽門人所記

戊辰四月二十一日朝講侍經筵進啓曰學問之道無他

窮理居敬而已或讀書而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栽其當否此則窮理之事也先儒有以主一無適言之者有以整齊嚴肅言之者有曰惺惺法者爲有曰其心收歛不容一物者焉此則居敬之恐也二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不可闕其一也此乃涵養本源地人學入頭處天下萬事之所從出治亂興亡之所由分也宋理宗崇尚程朱之學其志非不美矣以其無窮理居敬之功是非不明用舍顚倒當是時真德秀魏了翁君子之儒也而屛棄不用史彌遠賈似道小人之甚也而置之腹心以之國事日非生民愁怨

兵連禍結疆土日縮數世之後未免覆亡之禍堯舜之
治巍巍蕩蕩求其用力之地則不過曰精一執中而已
精即窮理之謂也一即居敬之功也精以察之不雜形
氣之私一以守之純乎義理之正動靜云為自無過不
及之差矣 殿下如有大有為之志願以堯舜為準的
以理宗為鑑戒幸甚
為言職也與同寮屢進疏劄其一曰臣竊聞人主之進學
也必以遜志為之基址其納諫也必以虛心為之根本
蓋志不遜無以做時敏之功心不虛無以受衆善之入
為有自足其智而能探義理之奧先據私主而能容天

下之言乎是以古之帝王不患吾學之未進而惟患此
志之不遜不責人言之難入而惟責此心之不虛必敬
以真之誠以實之無虛假無間斷然後可以持此志存
此心而能成天下之務矣其或無主宰爲之依據而以
出入之心執疑貳之聰自廣而狹人作開而旋閉有塗
聽之假無樂聞之實則所資以博洽者只增其昏窒所
恃其高明者適足以執滯焉能事事而格之人人而非
之哉傅說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以
此觀之作聖人之方固自學問始而亦不可不納諫以
繩其愆也固其遜志之端更着虛心之方則功亦相因

表裡相資焉有浮於心而勿求於言者乎其受之之道則必也和顏色而近怡悅出辭氣而遠鄙悖喜之之告過而改之惟恐或吝樂人之奏議而遷之惟懼不及包容狂直

所違咈不鄙淺近而亦察其意勿謂過越以摧直氣勿謂細微以累大德勿謂聰明自恃而獨逞私智勿以綜覈爲明而強深微意無苟且勉從之習有優容嘉納之美聚精會神歡然相契有懷必達論說無疑格心之非而無一事不出於正正人之失而致一國咸畏其義下易達而上易知規益明而聽益聰雖有責國之好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視指鹿之

賊先有以喋秦人之口羯奴之叛實由於拒九峆之諫者爲如何也歷代人主孰不知從諫則昌拒諫則亾惟其不能虛懷故淪入於危亂之地而不自知也程子曰已者我之所有也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已從人者輕誠有偏繫之私先據於中而舍他不得則忠言讜論何從而入乎是以進學與納諫雖曰兩截事而所以治病痛則一也未有能篤其學而不喜人規者亦未有不遜其志而能虛其懷者雖然古之帝王能納諫而不篤學者容或有之矣能篤學而不納諫者絶未之有也然則觀其言路之開閉而其所學之淺深盖可想矣 並家錄

壬申閏二月吏曹正郎吳健棄官歸鄕健少好學從曺植遊晩以科第發身非門閥故仕不顯名士多知其賢薦以史官史官例試才健不就試人問其故健曰我何故自入千古是非叢中乎旣陞六品乃踐淸要作銓郎務恢公道爲人淳實果敢遇事直前無所回撓人多怨者盧禛與健有舊訶之曰汝從草莽發跡致身淸顯於汝過分當韜晦小心以副人心何故妄執所見自取怨怒乎健猶不改衆怨益深且 上意厭士類而流俗之勢日成健度不能有爲乃棄官而歸石潭日記

公南歸搆一小軒引水爲池池中種蓮畜魚塘上栽松蒔

菊頭流之萬疊峯巒鏡湖之千頃清淪起居相接朝夕
管領嘗有詩曰栽松難得于雲秀移菊空憐滿手香半
夜忽驚思遠夢繞荷池上雨聲長蓋有終老計也從遊
之士日以全集相與講討於其中徵書屢降而以病不
赴

公嘗謂門弟子曰吾受大學論語於先親而唯習其句讀
而已矇然不曉文義既數年忽自慨念父兄已沒四無勸
勉之人若或隋棄將何以自立而慰先親之望乎遂自
奮發刻意讀書而門戶窮寒無以 遠遊求師之計乃
搜家間書冊得故破中庸一部大小註皆有口吐者惟從

口釋連音斷句而未知意味兀然端坐並與小註而讀之徹夜未嘗少懈讀過數百遍音訓已熟始復思索積以歲月之久且誦且思專心致精涵濡浹合然後向之晦者開疑者祛而猶不敢少弛其功待其自至於呈露昭融豁然有洞快意趣然後移之於大學孟子論語等書若有所延解而開導者蓋用力漸久而為切漸易常自念吾之用力雖勤而謏聞偏見恐不免為差謬之歸每欲求質於有道之君子而未得也聞咸陽人梁君憙有時名隨與同榻辨問疑義則梁君所存只誦得文字而已不問意趣所在其後盧玉溪禛聞余索居窮經求

與相見遂至顚倒論辨甚久凡吾所疑玉溪皆未之剖釋也玉溪所疑則或余所以曉解者私竊怪之遂遊京國出入太學遍聽多士及名大夫之論其於經學率從口耳說話不肎入思索所謂極其所至者亦不過玉溪而止然後知吾向日研索之功果不至於盡爲虛僞也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經學不貴承師要在自己精思熟讀兩盡其功而爾等專仰師口略不思索纔閱十餘遍自以爲已無所疑殊不知讀之愈久愈有疑義愈疑而愈讀愈思然後庶幾至於無所疑矣此吾平生所已驗者爾等無忽焉

公謂門弟子曰吾於中庸則讀不知遍數大學則約千餘
遍諸經史俱不下四五百遍

當公疾病時洛下諸名勝如李青蓮尹梧陰月汀鄭藥圃
李清江金鶴峯李鵝溪鄭西川數十人相與出綿布雇
人馬謀送京醫以診病用藥醫未至而簀已易矣公之
爲一時士流所愛重者可知

公之爲銓郎也許草堂曄爲叅議論論相諸僚不合會國
子長缺公欲移擬僚意難之公曰意見勢難苟同作成
任非閑漫遂擬之外言曄然謂必因此相貳而草堂恬
然無滯芥公亦無町畦厥後公訃至草堂遶侍筵席極

推許嗟悼之意公議兩韙之

退陶與人書稱子强資性朴實用力於此學亦深懇篤所貴曩與錦溪商論不滞於先入之說便能悟前悟而相信淂及此亦人所難也然滉說有誤處亦不爲同故爲益不少盖滉許而滉悅之也 并錄家

公爲人渾厚踐履篤實卑謙自牧與物無競雖位躋清班見若寒士於明族鄕黨一以忠信待之公没莫不實心痛惜或有服盡而心喪廢擧者行者過閭咸指闕里云

河覺齋所記

公天性强毅執德不撓學術醇正爲一時諸公所推爲成

均直講時許草堂爲大司成講論大學章句論議無不
當理草堂称之曰吾儕無比後爲弘文館侍講官入侍
經筵講論精熟時望蔚然平生以勉進後學爲心雖從
仕匪懈之日苟有來問者指誨諄切尤致意於家禮小
學四書等書謝仕在鄉家之日學徒日集雖在寢疾答
問不倦小子後生多有開發至有傳業名世者如其公
議所在則雖在親舊不避而亦不廢私恩焉至於疾病
甚藥迎醫致藥吊賻匍匐無不致力而各盡其情其立
立行事無異古人若公真可謂好學力行守死善道者
也 藥圃所記

崔永慶

字孝元號守愚堂和順人嘉靖己丑生　宣祖癸酉以卓行薦除六品官不就辛巳拜持平亦不起己丑逆獄株連被逮旋放釋因臺啓再拿庚寅庾死獄中年六十二後　贈大司憲

乙丑崔永慶始請學于南溟時丁　國恤永慶執笋爲贄來拜門下南溟一見異之許爲高世人物南溟年譜

崔永慶淸介絶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取事親甚孝親歿傾家以葬遂致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者里中人皆称固執之士而已安敏學相訪聽其言覺其異言

於成渾曰吾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也今乃相識盍往見
之渾入城委造焉扣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門則
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嚴
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旣退言于
白仁傑曰吾見某人還時忽覺淸風滿袖矣仁傑大驚
異之自此名播士林間
持平崔永慶上疏辭職不上來其疏略曰當今國是靡定
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紀綱日墜明以燭幾威以鎭之使
偏黨之徒不得肆其胷臆責在台臣雖使古人處之尙
或其難况如臣純愚無識其可以當之乎永慶之意指

誰爲朋比人皆不知所向時永慶之友奇大升無學識尚客氣議論頗偏而永慶信其説成渾謂李珥曰崔元孝之疏何如其人上來則能補益時事乎珥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升耳永慶學識不足而只尚氣節故珥言如此並石潭日記

吳德溪健爲吏郎時始得見守愚堂謂同僚金孝元曰吾見當今第一人物孝元遽答曰見吾崔文耶公歸成大谷贈一絶曰心如秋月照潭明人境紛華肯著情借問南歸何所樂頭流山入眼中青並德川師友錄

崔永慶好危言激論己丑逆獄构入於湖人梁千頃之疏

後以湖伯洪汝諄狀啓被拿永慶供以與賊相識通書
問自某年永絶云云　上下逆賊與永慶書數紙皆某
年以後書也仍敎曰永慶篋中有此詩何等語也問啓
其詩有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之句永慶
曰臣素不解作詩友人李魯以人傳說詩書示偶置篋
中耳鄭松江澈時爲委官啓曰此詩臣亦曾聞乃昔年
鍾樓上匿名詩也　上意稍解命放之而　傳曰永慶
身居林下自以爲處士連通權貴遙執朝綱以其弟曰
不知書者至爲臨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
如是乎後又以諫院具宬李尚吉等啓再被拿鞫竟死

獄中

永慶平日每向人大言曰朴淳鄭澈必梟示然後國事可爲云並絶年通放

公有僕隷亦械繫榜問之或私謂曰須戒餉獄詞毋令異同也公曰人各自言何說之爲終不應

公卓犖有高氣白髮鬚眉儀狀甚嚴使人望之可畏李相國恒福爲推鞫問責嘖嘖曰因問因得巨人金公命元亦稱之曰雖在縲絏之中凜然使人起敬云

公初得釋牛溪使其子問之曰見嫉於誰某而至此也公曰吾見嫉於若父也

公方疾革諸弟子因獄卒請一言教無他答但書曰正遂
絶字不成聞者悲之在獄中向必北面一息未絶亦不
變 並記眉叟書

牛溪與鄭松江澈書曰聞崔某死不勝傷歎此人晩節放
倒不能守其本分然要爲高亢之士旣無情犯則容而
置之可也而臺論復作竟至再入牢獄而死其可以服
人心乎其答朴汝龍書曰示喩崔事令人悚謝此君初
非俗士清修苦節有邁往不屑之韻雖有趍向之殊而
與鄙人交道未盡絶所以令豚犬問之及其晩年矣子
沈湎麴蘖因失常性収繫之日但存形骸顚倒錯亂殆

不足責但以舊情遺問而已 牛溪年譜

閔杏村純曰孝元飢寒入骨猶泰然胷襟洒落常樂易非安貧樂道者不能也每稱畏友及公卒門人有以悖慢語加公者絶之

守愚嘗訪寒岡信宿留話寒岡梳洗冠巾一視守愚不敢異同門人問其故寒岡曰侍長者禮當如是 並德川師友錄

見崔孝元孝元力言余說南冥病痛之非且曰未嘗知先生之學亦未見先生之面而輕肆詆毁是豈所當爲者乎推尊退溪過實則於人心世道姑無大害輕視南冥過當豈不爲人心世道之所大害耶凡數百言憤歎不

已余思去夏梁弘澍來讀溪堂語次道南冥先生之學推尊過於退溪余謂之曰退溪深於學恐南冥之學不如也退陶之學專宗朱子法文正當後學學之有据依南冥高節人不可及而觀其言論風旨有不帖帖地恐不可學云因言所聞言論少從容數事梁聞我言殊不平是以傳說於孝元如此亦恐有傳語過當故孝元見責如此矣即作書謝之牛溪集

己丑逆獄賊黨皆言吉三峯爲上將鄭汝立爲次朝廷物色三峯所在各道捕送者前後無數而皆非也其時賊黨有李箕李光秀等或言往全州吉三峯家則三峯年

可六十面鉄體小豊肥或言三峯年可三十體長面瘦
或言三峯年可五十鬚長至腹面白而長其後賊黨金
世謙言三峯非上将乃賊之卒徙居晋州年方三十日
行三百里又有一賊言三峯本羅州士族云最後有賊
朴文長者言三峯非吉姓姓崔乃晋州私奴云不久外
間浮議紛然或云三峯居晋州年可六十面鉄而瘦鬚
長至腹體長乃崔永慶也或云前一年有士人過全州
滿場洞有賊萬餘聚會射帿永慶首坐汝立次坐云云
人有聞而疑之曰永慶居晋州而年近六十面瘦而鉄
身長鬚亦長又有滿場之說外間所云無乃近耶盖諸

賊所供各相不同其論三峯年歲形體前後胥壤乃刮
體小豊肥年三十面白私奴日行三百里羅州士族等
語摘出諸賊供内與永慶相似者數語輳合而爲一人
之狀依然是崔永慶也此非外間謬悠之傳必有明知
鞫獄曲折者巧爲機穽驅永慶而納之先播此言使之
熟於聽聞也最晩濟源察訪聞行言告于全羅監司監
司密移慶尚右兵使梁士瑩士瑩發吏捕永慶且搜其
家得李黃鍾書書中極詆時事至以逆獄爲士林之禍
於是獄事遂重李白沙恒福己丑獄